



人生回响

一个春日周末，陪孩子在公园嬉戏的间隙，偶然翻到母校来华强教授新发的视频。点开聆听，依旧是那般熟悉而深邃的哲思，令人豁然开朗。

来教授，1978年全国高考河南省语文成绩第一名，早年负笈珞珈山下，于武汉大学深研学问。治学严谨，学养如深潭静水，澄澈而丰厚。他钟情于一切朴素的东西，心怀诗意，席席之上如春风化雨，总能引人入胜，沁人心脾。这股魅力，使他连续14年荣膺全校“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之誉，实至名归。

他话语中闪烁的一点星火，尤令我经年难忘：“大家不都是喜欢点赞么？其实啊，点赞不是十分美好的行为。”于他自身，便深谙此道——人是多么需要那一声真诚的“赞”。一个发自肺腑的点赞，有时恰似一粒火星，能瞬间点燃心底微光，唤醒蛰伏的灵犀。

而他更洞穿世相，直指核心：最高的点赞来自于自己对自己的点赞。即



馨香一瓣

万仙山间 太行情长

于贤娇

久居城市喧嚣，心似被无形之茧裹缚。周末微风起，我带着孩子踏上万仙山郭亮村旅程，欲在太行深处寻一片心灵的开阔与宁静。

车入山区，窗外如画卷徐展，连绵山峦浮现。青黛轮廓在天际勾勒雄浑线条，绿树如毯覆于大地。孩子趴窗凝望，眼中闪烁好奇，叽叽喳喳问个不停。那分纯真，点燃了我心中的期待。

行至山脚，沿蜿蜒小径攀登。空气清新，泥土与青草的芬芳沁人心脾。孩子如小鹿在眼前蹦跳，时而驻足细看花草，时而拾起一片奇叶，小心翼翼将它放进背包。

抵达郭亮村，村庄如明珠悬于绝壁，嵌于太行怀抱。石头屋错落有致，石板路蜿蜒曲折，承载着悠悠岁月，诉说着山民的坚韧。

首站是郭亮洞。立于洞口，凝望1200米的绝壁长廊，震撼油然而生。这是村民用5年时间开凿的奇迹。洞壁凿痕深深浅浅，如岁月刻刀，铭刻着不向命运屈服的坚韧。

步入洞中，凉意袭人。昏黄灯光在石壁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怪石嶙峋，或如奔马，或似雄鹰，或若沉思老者，似乎在默默诉说古老的传说。我们缓步前行，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沧桑。

出洞登观景台，俯瞰郭亮，如诗如画。远山层叠，云雾缭绕，恍若仙境。村落炊烟袅袅，与青山碧水相映成趣。孩子静立凝望，沉醉其中。那一刻，纯净与美好在我们的心间流淌。

在村巷漫步，村民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家中坐坐。小院花草繁茂，农妇端上自种的瓜果，都带着泥土的清香。农家菜端上桌时，柴鸡蛋醇厚鲜香，西红柿甜里带酸，大人与小孩吃得津津有味。闲谈间，村民道出山中生活的简单与满足。他们世代守护于此，传承着古老的习俗和文化。

暮色四合，夕阳将村落染成金黄。我们带孩子来到村边的小河旁，这里溪清见底，鱼儿悠然。孩子赤足入水，欢笑嬉戏。这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我与妻子坐于石上，望眼前山水，沉浸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享受着这难得的亲子时光。

夜晚，我们住在一户民宿里，木香淡淡。枕着窗外虫鸣，我沉入梦乡，梦中，感觉自己仿佛化作了山间的一缕清风，自在穿行于太行山峦之间，感受着大自然的神奇和美妙。

周末的南太行之行，我们在孩子心田播下了热爱自然、敬畏生命的种子。悬于绝壁的村落，雄奇的长廊，淳朴的村民，如画的山水，都将成为我们心底永恒的印记。回归城市喧嚣，这分太行情怀，如一泓清泉，滋养心灵，润泽我们在纷繁尘世中持守一分宁静与从容。



人间真情

让退休生活变得绚丽多彩

陈德亮

俗话说得好：地闲生草，人闲生病，这话有一定的哲理。生命在于运动，一个人如果过于清闲，便会产生忧郁、失落的情绪，同时还可能引发各种身体疾病。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忙碌大半辈子的退休人员来说，一下子无所事事了，且尽力发挥了，乐在其中。

我这人平生的爱好就是写作和音乐，虽就其而言并没做出什么业绩，干出什么成就，但作为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来说，自以为退休后还是将其用上了，且尽力发挥了，乐在其中。

因我爱好写作，上班时就不断有文章发表，刚从学校退下，便有幸被我某供电公司聘去搞宣传。

从学校步入企业，小学校长的身份转变为了公司职员，我并没有感到有什么落差与不适，反而觉得挺开心的。因一则是正中了我爱好写作的下怀，在校时是利用“业余”搞创作，退休了反而更有条件，成了“专业”的了，岂不美哉；二则是体现了一定的人生价值，觉得自己还没老，还有用，还能为社会干点什么，想想就挺知足的。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心态和想法，所以工作起来就格外认真。虽说隔行

给自己点赞

石闯

便无人喝彩，寂寂无声，我也要欣赏我自己，为自己点赞！

试想，若一个人连自身的光芒都吝于点亮，连自己的价值都不肯认同，又如何能真心去欣赏他人、拥抱世界？那来自他人的认同与欣赏，又岂能真正驻足于心？

“点赞”二字，早已超越了网络虚拟符号的范畴。它代表着支持、问候、礼仪，更是一种态度、立场与胸怀。它从最初的“赞同”“赞扬”“赞美”，悄然演化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社交语言。

于是，世间便有了求赞、互赞、拒赞、厌赞；有发自肺腑的真诚的“主动型”，亦有随波逐流的敷衍的“被动型”。

点赞，若源于本心，传递善意，便是传递美好的桥梁；若沦为曲意逢迎、虚情假意，则不免令人齿冷。可见，点赞不可或缺，却贵乎真诚，万万不可滥用。

身为普通人，渴求外界的认可与鼓励，本是常情。然而现实中，我们往往

慷慨赠予他人赞美，却对自己异常吝啬。自我肯定常羞于启齿，唯恐招致非议。

这不禁让我想起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那精辟的“人生四行”箴言：“一个人的人生是非常短暂的，要想放出点光彩，要想有点作为，必须要做到‘人生四行’：自己要行、要有人说你行、说你行的人要行、身体要行。”

寥寥数语，道尽人生进阶的朴实真谛。

其中，“说你行的人要行”，堪称灼见。这正应了那句古训：“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家指路。”那些“名家”、“高人”或“贵人”的赏识、点拨与鞭策，因其分量与影响力，常能成为我们生命转折与升华的关键契机。

然则，“人生四行”的根基，首推“自己要行”。这是一切的起点与支柱。倘若自身不立、内核不坚，纵有千般贵人



心灵之声

《王村志》后记：我不想树立雕像

王玉中

好多年前看过一个作家写的故事，那时他已经是一个著名作家了，在一次过春节时还是遭到了他本家大爷的指责。理由是他在一篇小说里把他大爷给写死了。

重提这一点没其他用意，只是想告诉大家：一个写作者，千万不要写自己家的事，捎带也不要写自己村的事。早前我也给学生讲过，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乌托邦，都有一个自己最熟悉的桃源。但问题是这样的乌托邦或是桃源应该有所指而无所归，理论上它就在那儿，但实际上你也不知道它在哪儿。

王村系列小说刚写前几篇时，还没这个感觉，写着写着发现不对：我不能再写了，再写下去就容易对号入座了。一旦让王村的人看到这本书，看到他们在我的描述里是这个样子，他们肯定不让我回家过年。

其实，写王村系列小说的念头非常偶然，那是在一次吃饭的时候，雨浓提了一句：邮箱里小说不多，连每周更新一篇都困难。

我当时肯定是酒意上头，稀里糊涂就答应要把这一系列小说写下去。

早几年看过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他就把一个村庄当成人物来写，作品前面还有一个词典所应该具备的索引。但他可以，我就不能。除了个人水平不抵这个原因外，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韩老师是到马桥下乡锻炼的知青，他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审视马桥的一切。审视完之后可以脱身独去，轻轻的我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

我能吗？

我能离开王村而不再回去吗？我能理直气壮地站在王村的小庙前对我的叔伯堂侄二大娘说，其实你们就是我作品里描写的样子，只是你们没有发现吗？我敢吗？

我必须小心地处理好写实和虚构的关系，必须巧妙地运用好暗示和隐喻。让我作品里的每一个和王村真实的人物之间，保留一种似是而非的关系，以现实为基点，经过一个抛物线，辅助线、函数、解方程之后，到达它应该到达的地方。

说实话，这很累。

书记的电话，电话那头，她的声音沉稳而坚定：“别慌，我马上安排救援！”那一刻，这简短的话语如穿透黑暗的曙光，给予我们莫大的勇气。

险境中的生命方舟

等待救援的时间仿佛被拉长成永恒，每一秒的流逝都伴随着心跳的加速。终于，远处传来的卡车轰鸣声如天籁般响起。一辆载着十几名救援人员的大卡车驶开洪流缓缓驶来，它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险境中的生命方舟。

在救援人员的帮助下，我们乘车返回村里，一起踉跄着登上另外一辆载满救援群众的大卡车。大卡车在洪水中艰难前行，暴雨倾泻而下，每一次颠簸都让我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灾难中的人性之光

当卡车终于抵达辉县市一中救助点时，我的双腿因长时间站立以及紧张与恐惧而发软。但看着周围同样被洪水侵袭的群众，他们的脸上虽然还带着疲惫与惊恐，但眼神中却透露出希望的光芒，这一刻，我深刻体会到，灾难可以摧毁家园，却无法磨灭人性的光辉，那些逆流而上的救援者，那些互相扶持的村民，那些在险境中依然保持乐观精神的人们，他们用实际行动共同构筑了一道抵御灾难的坚固防线。

新闻人的使命与担当

这次洪灾惊魂的经历，让我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敬畏，也让我对记者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感悟。在灾难面前，我们不仅是记录者，更是见证者和参与者。我们用镜头捕捉灾难的残酷，用文字传递人性的温暖与力量，我们既是历史的书写者，也是时代的瞭望者，每一次按下快门、每一次奋笔疾书，都是对生命的尊重。

如今，每当回忆起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我的心依然会不由自主地颤抖。但我知道，那是我记者生涯中最宝贵的财富。它让我明白，新闻人的使命不仅在于记录事件本身，更在于传递希望与力量；不仅在于揭示问题，更在于激发社会的正能量。在未来的道路上，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危险，我都将坚守自己的使命，用笔和镜头书写时代的篇章，传递人间的真情。

顷刻便荡然无存。若是周末、节假日的晚饭后，应小区居民之邀再来场“个人音乐会”，那更是活跃了邻里间的和睦气氛，心情自然就格外舒畅。

现在我已“告老还乡”过上了真正的退休生活，且住在了风景秀丽的太行山脚下的新区内，每日里除了和妻子一起到外面散散心、锻炼锻炼身体、欣赏一下大自然的美景外，就是在家伏案写点什么。有时我心血来潮，还会把自己弹奏电子琴、吹奏笛子或葫芦丝的视频发给朋友们共享，同喜同乐，安度晚年。

让退休生活变得绚丽多彩，这既是我的追求，也是我的期望。愿所有的老年朋友都能珍惜自己的每一天，都能过好自己的一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笑对人生。



岁月痕迹

有着历史印迹的陶罐

秦玉梅

我的老家有一个陶罐，已有80多年的历史了。陶罐是白色的，青花，有题款，矮矮胖胖的，原来一直放在我家堂屋案板后靠墙的位置，打我记事起，我娘就用它来盛放五谷杂粮或攒鸡蛋，过去虽然与它朝夕相处，我却熟视无睹。

2000年，我家老宅翻盖，旧家什自然淘汰，很多东西不知所踪。前一段时间，我突然想到了那个陶罐，打电话问侄子，侄子说他对陶罐有点印象，当时住进新房时，看它样子不好看，与现代的家具不搭，就丢到院里的杂物棚里了，我松口气说：“幸好幸好，快去看看还在不在，这件陶罐不是个普通的物件，它是日寇侵略中国的实证。”听我这么一说，侄子随即去杂物棚里翻找，还真给找到了，把它拿进屋里，并用水冲洗干净。

关于陶罐的来历，听我娘说是她年轻时从村外的野地里捡来的，娘不识字，当时看着这个陶罐敦敦实实，上面有画，还写有字，就想着捡回来当个物件用。我的老家在太行山脚下，盛产一种黏土，是做粗陶的原料，还盛产无烟煤，是烧制陶器的燃料。我们村及周边村子的村民，祖祖辈辈都会烧碗制陶，条件好些的边种地边当窑主，

条件差点

的边种地边在窑里打工出力，烧好的碗碗罐罐销往省内外，客商小贩往来不断，生活清贫，倒也安生。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一路南下，第二年就占领了我的家乡。我们村很小，紧挨着道清铁路，村东500米处，有个铁路小站叫李河站，是侵略者“护道房”的一个据点，里面驻有日本兵。也许是当时某汉奸想讨好侵略者，也许是某窑主迫于压力，就制作了这个陶罐，上面还留下了字迹“赠狄X之江”和“昭和十五年”的字迹。

“昭和十五年”，在中国的土地上，经中国工匠之手制出的器物，上面却写着日本天皇的年号！这个陶罐，那个时候是我们的耻辱，现在是日寇侵华的罪证。听我娘讲，1945年日本投降时，那些日本兵在受降区排队挨序，一个

个乖乖地把武器缴放到指定的地点，他们穿着肮脏的军服，背着破烂的行李，有的头上包着纱布，有的还吊着胳膊耷拉着腿，哪里还能带走身外之物，这个陶罐也就是那个时候被遗弃的。

关于这个陶罐，我跟侄子说，它最好的去处是捐献给抗战历史博物馆，通过这些实证，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忘了我吧

请原谅我只有七秒的记忆

我能咽下所有的委屈

没有人能看到我脸上的泪滴

为了生存努力前行

我偶尔抬起头来

不是要飞跃龙门

只是想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气

忘了我吧

请原谅我只有七秒的记忆

我能咽下所有的委屈

没有人能看到我脸上的泪滴

为了生存努力前行

我偶尔抬起头来

不是要飞跃龙门

只是想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气

忘了我吧

请原谅我只有七秒的记忆

我能咽下所有的委屈

没有人能看到我脸上的泪滴

为了生存努力前行

我偶尔抬起头来

不是要飞跃龙门

只是想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气

忘了我吧

请原谅我只有七秒的记忆

我能咽下所有的委屈

没有人能看到我脸上的泪滴

为了生存努力前行

我偶尔抬起头来

不是要飞跃龙门

只是想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气

忘了我吧

请原谅我只有七秒的记忆

我能咽下所有的委屈

没有人能看到我脸上的泪滴

为了生存努力前行

我偶尔抬起头来

不是要飞跃龙门

只是想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气

忘了我吧

请原谅我只有七秒的记忆

我能咽下所有的委屈

没有人能看到我脸上的泪滴